

【將祂傳於外邦之 21】

達布魯，多瑪囉！皆蘇，嗲巴咧！

(Dablu Domalo! Jesu Debale!)

(克倫族與緬族的《謝謝！》)

曾敬恩

2008年5月2日緬甸傳出遭到納吉斯颱風(Nargis Cyclone)的襲擊，下緬甸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傷亡慘重，被淹掉的面積颱風加上海水倒灌，被淹掉的約合台灣的三分之一大小，單是慘遭淹死的人就在十萬以上。其是屬於緬甸浸信會各族的會友就共有 7,696 位信徒，其中克倫族的信徒就佔了 6,142 人，最嚴重的 Labutta 郡，浸信會會友竟有 5,571 人遭溺斃。



台灣的主內肢體發揮極大的愛心

筆者是在災後第 42 天(6/11)後三進災區，並答應返台後盡力募款幫助災民，事實上帶我進災區的並不是緬甸浸聯會的同工(他們有派人陪同，但當地浸聯會的權柄不夠大到可以陪外國人進災區)，而是近似台灣糧食局的半官方組織：緬甸穀種生產者協會(Myanmar Paddy Producers Association，簡稱 MPPA)的人。

由於他們受命於緬甸政府到台灣尋找耐鹹稻種，巧的是透過蔡嘉倫牙醫弟兄的介紹而認識他們。當他們要回緬甸時，還邀請台北 3480 扶輪的領袖們過去幫助他們。我問他們幾時回去，答覆是：「11 月 9 日星期日。」我告訴他們：「我早已準備去緬甸災區，並已訂好 11 月 10 日的機票。」他們竟然被我給嚇了一跳。

因此他們不僅來機場接我，還直接把我從海關、移民局官員面前將我領出去，行李提著就走了，當時我與周宗崙牧師身上至少各帶一萬多美元呢。因此，他們帶我(第二天周牧師即北上到緬華聖經學院授課，留下我一人下災區)去有需要救助的災區竟是佛教徒區。感謝主，這樣就讓我們有機會在緬甸為災區的異教徒做一些討 神喜悅的事。



事實證明，因著我們的擺上，他們從此對基督徒另眼看待。我們為兩個村子(一大一小)共 2,520 英畝的稻田捐了每袋 25 公斤總共 5,040 袋的稻種，總重 300 公噸，時價折美金連運費為 31,390 元。(全是由台灣的弟兄姊妹所捐，另外尚捐 20 台耕耘機及近萬袋的白米、蚊帳、拖鞋、學生用品、書包、水牛並數萬美金的自由運用現金，總價值約在十七萬美元。除了這批種子及十台耕耘，指定其中五台必須贈與基督徒，其餘均由 MPPA 發送，絕大多數的物資乃是由緬甸浸聯會及克倫浸聯會採購並發送給災民。)(台北 3480 扶輪社也透過 MPPA 捐贈了 10 台耕耘機及無數藥品。)



### 應邀重返緬南災區一起歡慶豐收

當那批種子種下田後，在 2008 年的十月來了消息：預定十一月上旬將收割，那個較大的瓊采村(Kyon Kyaik Village)轉來消息，希望我們可以回去與他們一起慶祝豐收。我們一行四人於十一月二十五日(當地已經完成收割)：有三位牧者－吳文仁(代表浸聯會)、周宗崙(國外部部長)、施義聖(代表社服部)與我一起回到災區，有機會見到我們所贈送的耕耘機在災區發揮應有的果效，也與受贈的農民一起擁抱禱告，這些人包括一個印度村子也都欣然接受祝福。也親手捧著我們所贈穀子栽種後所收成的新穀。真的體會了「一粒麥子若是落在地裡死了，就結出許多子粒來。」的道理。



而這個瓊采村的領導們很有智慧地與接受贈與穀種的農民達成協議：「因為此回所有播種的種子，都是白白得來的，所以此後每一期收成，都必須繳交公積金：每一百公斤穀子要納入一千緬幣(約合一元美元)。」眾人都無異議。在我們到訪前，即已運用此公積金購進一台 100 仟/瓦的發電機(值四千美元)。全村已經多年無電可用，此回再度大放光明，有電燈、電風扇、還有電視可看。而且依使用者付費的原則，各家都設有電錶，每個月為這個公積金再額外賺一些售電盈利。他們甚至打算在下一季的公積金中提撥一筆專款，幫助隔壁的村子也購買發電機，因為要等政府來架設供電實在不敢奢望。此事令我們四個客人好生感動，決定在他們往後的善行上，絕不缺席。

在當晚的慶功餐會中，他們輪番上台大唱「卡拉 OK」都是一些情歌或民謠，我們也不落後，從「平安夜」開唱又唱「奇異恩典」，最後，甘脆由我短講臨時開佈道會，由緬甸浸聯會的波派傳道翻譯。在發電機忽然停電時，周牧師以手電筒照射會場，呼召時村裡的村長、主席、甚至警察所長都一起決志，願意成為基督徒。連在門外旁聽的一些村民也都跟著舉手決志。果然，那次的重返災區之行是為了「收割屬天莊稼」去的。



### 藉赴緬華聖經學院教書之餘—重返緬南災區

5 月 31 日週一大清早未能與內人略表結婚 35 週年感恩之意，即匆匆出門(幸而已提前在週六先有兩人時光小聚餐了)。奉蔡瑞益院長之邀(派)往緬北的眉苗之

緬華聖經學院上四天(6/1-4)的密集宗教比較學。從杜院長、老師及學生們的渴慕不僅令我感動，更使我把一切的本事毫無保留地通通給出去。還將一些有用的資料，燒成光碟贈給院方。週五(6/4)晚下課後，即由晏老師駕車陪我下瓦城(Mandalay)投宿旅館，以便搭週六大清早的飛機飛返仰光。

一近瓦城就被迎面襲來的熱風給烘著(溫度應該不低於 38 度)，這下才知五月中旬 13-16 日連續約一週的高溫達 46 度，竟然每一天都熱死一百多人，甚至有醫院的院長開車停在紅綠燈前，脖子上還披著一條濕毛巾就這樣也給熱死了。還有全家因為太熱，晚上就在屋頂平台灑水以驅熱，全家再躺臥在蓆子上睡覺，第二天全家竟然一睡不起齊赴黃泉。至於熱死的青壯工人、街友更是不計其數，他們告訴我：「火葬場來不及燒化，通通用埋的。」這些悲慘消息照例外界是完全不知道，反正緬甸政府從來就沒給過外界任何好消息，更不用說像這類的壞消息囉。(同時間印度熱死數百人的新聞，外界就有所聞了。)

他們告訴我，熱死人的幫兇竟然是 250 萬人口的瓦城每天停電超過十六小時，許多沒發電機的人家，連驅熱的電風扇都沒有。當政府發現情況愈形惡化，始停止輸電給中國雲南，將電力支援瓦城時，已經來不急救回那些枉死的百姓了。

## 6 月 6 日清早六點搭船三返災區

週六午後與 MPPA 的老總、幕僚見過面(他們連袂到旅館找我)，即確定隔天與他們當中唯一的基督徒 U Saw Mya Din (Samuel Din)相約一早搭六點的快船重返瓊采村，因為，村裡早已派了一位領導前來仰光等著陪我回去。說是快船還是開了四個半鐘頭才抵達。當天是主日我只好個人安靜靈修，因為村裡的人等得急也就客隨主便。但心中似乎已有預感，知道今天雖不能在仰光的教會敬拜主，主確應許必與我同行。果然那天主藉祂僕人的口說了預言並行了大事！

在船上透過撒母耳弟兄的翻譯，我問那位陪同的兄弟(他也是上次決志中的一位)：「今年這期的收成好不好？」他回答說：「應該不錯，可是已經好久沒下雨了，在收割前我們還需要下一場大雨。」撒母耳弟兄說明(他是穀種協會的成員，他自己也是經營稻米生意的，在 2008 年的那場災難中，他就捐了上百噸的白米給災民。)：「田裡快到收成的時候了，但是還要再來一場大雨，大雨過後，再有五天的晴天，讓稻株充分光合作用後，穀子才能飽滿，那時就可以收割了。現在就在等一場大雨！」那時才上午不到七點。那天上午的確是又熱又悶，濕度極高，顯然氣壓相當的低。我心中忽然有來自 神的感動，我正經地對那位兄弟說：「就在今天，我們的 神要給你們一場大雨。因為今天我奉祂的名來拜訪你們的村子，祂要給你們一個禮物，就是下一陣大雨。」他與撒母耳弟兄聽著，但也未置可否。似乎想著：不要太認真看待這事，免得萬一雨沒下來，曾牧師會下不了台。

到了村子的碼頭，村中幾位領導已在等著，走一小段路到了接待處連村中的

耆老也已等候著要我「請安」。心中十分感動也十分受用，事實上是除了一位年近八十的元老外，我已是第二高齡的了。



稍息之後迫不及待地引我參訪幾件藉助於贈穀的「公積金」所已經成就的美事。他們還再三告訴我，是村子的幾位耆老的睿智及堅持終於說服眾人，才能成就。已經成就的連計劃要執行的至少有六、七樣之多，而他們每半年一期的稻熟公積金也不過四千美元之譜，再加發電盈餘也不過約六千美元，想不到才一年半就已經有如此成就，乃略述如下：

**全村供電** 自 2008 年 11 月起，他們發電至今未曾間斷。發電機也維護得很好。每天下午六點半至十點半為發電時間。多數家庭已自備蓄電池，所以，十點半後仍有不少家戶繼續享受「來電」的方便，沒有發電機的噪音卻電燈、電扇、電視一樣不缺。甚至碼頭附近有幾家茶房相約播放不同的無線或衛星節目，一家播的是緬式綜藝節目，一家播的是 CSI：犯罪現場，還有一家播的是播的豆豆先生，村民則各取所好。



**村路成網** 上次拜訪時，村子內雖是四通八達，但道路幾乎是「段斷續虛」的情況，有些路不是這裡一灘泥就是那裡一窟窿的水。有時要用跳躍前進、有時要涉水而過，即使是個大好晴天，難保鞋子不會沾泥。但此回他們指給我看的是一條又一條的水泥馬路，雖僅能供機車、或三輪板車通過，但有人告訴我：「你知道嗎？與上次你來時最大的不同是，村中不少家長開始給孩子們買腳踏車了，因為現在路通了，孩子們可以騎著腳踏車去上學了。」



**自來給水** 他們帶我去看一個用水泥柱及鐵絲網圍起來的水塘，前面又有一個小水泥屋，裡面有抽水、送水馬達。又帶我去村子的兩頭看到兩個水泥砌起來，前面下方各有三個塑膠水龍頭，可供接水的蓄水池。他們告訴我，這兩個取水池再幾週就埋好水管就可以啓用了，從此村子的人再也不用到遠方取水，只要走一點路，就有水可提回家了。對這個才兩千人口的農村，這已經是不得了的大進步了，我不得不佩服村中領導們的睿智與堅持。



**助學有金** 村中有一所學校，幾次前往正好是在假期，此回又值主日當然也見不到學生。村中領導未告訴我獎學金額度、名額及條件。但相信他們一定多方設法讓自己的子弟可以充分就學，甚至栽培有潛力的學生更上一層樓。我也注意到，村中有不少新增的簡易竹蓬屋，上面且有歐盟國家捐贈的徽牌。可惜他們多將高腳屋搭在類似沼澤的一灘污水旁。氣味極不好聞，他們卻必須僅隔著竹片地



板，不僅住宿、生活其間。晚上甚至就聞著燻人的氣味入眠，不禁為他們叫苦。

當然這些因為納吉斯颱風而遷入的家庭，他們的子女是否能受教育，也是我心中關懷的。想必村中的領袖也已為他們有所顧慮。

**村衛駐醫** 村中在小學旁有一所衛生所，據他們說以前偶而才政府來的衛生人員巡迴觀察，不定期提供服務。如今他們運用公積金補貼竟然也請到了一位助理醫療士(尙未達醫師的標準)長駐。我跟他打招呼時，彷彿他是一家口都住在裡頭。至少村子裡及附近的百姓小病不用跑老遠了。到衛生所拿個藥就可以把小病看好！

**通橋待建** 在已有的橋梁基礎上，他們運用公積金已建好一座較小的橋，再建另二座橋，即可與附近的一個鎮級的城市—Pyapon 連結。雖僅能通行人、腳踏車、三輪鐵牛。但對伊洛瓦底江這一大塊沼澤區的六萬居民而言，就已是莫大的恩惠。而瓊采村的二千居民竟然願意為六萬的鄰村做成這美事，與我同行的撒母耳弟兄知道了很受感動，願意捐獻那一座較小的橋。而那座較大的橋，橋距足足有一百公尺，費用需要高達三萬美元。他們的公積金僅能提供二、三千美元，近日曾向政府提出申請，並表示已有部份自備款。但遭緬甸政府駁回，因為政府沒有預算。(另一個被拒的原因是這裡的居民多屬克倫族人)



**助鄰發電** 這是他們在 2008 年 11 月親口告訴我的，也是他們「不單顧自己的事，也顧別人的事」的明證。可惜，鄰近村子的居民似乎意願不高。想必那頭村子裡不太有人願意挺身而出。或是因為上次風災他們未能得到外界的救援，如今災年才過，各家人顧得了自己先說，別人的事及眾人村子裡的事也就沒人愛管。若得機會去拜訪他們，我倒是願意聽聽他們的苦衷或想法。因為或許 神也要我們在那邊為祂做些奇妙的事呢。

### 神果然行了大事：當天下午 2 點 18 分天降甘霖

由於上午我在船上已經發了預言，當然那天若能在我晚上搭船返回仰光前下陣雨是最好，否則我豈不成了「假傳聖旨」的假先知。幸而，我們的主讓我在那天真的很有面子，我也稍能感覺應驗在小撒母耳身上的經訓：「...耶和華與他同在，使他所說的話，一句也不落空。」(撒 3:19)

下午 1 點 38 分烏雲開始由南邊往北飛集而來，當時我還擔心這些烏雲會不會飄過頭了，雨就落不到我們村子的這一大片稻田。還好是白擔心一場，2 點 18 分開始降下雨來，而且是越下越大。那時撒母耳弟兄跟我在二樓陽台的躺椅上休息，我們相視而笑，我心中更是好大的感恩。因為今天不僅我有面子，我們的神更有面子。全村的人都再次認識我們的神是大而可畏，又把萬物白白賜給世人的神！不早不晚就在祂僕人抵達的今天，祂降下雨來證明祂的僕人是真的奉祂差遣來的！



這陣雨足足下了二個鐘頭才停。村子裡不少的孩子趁著大雨都跑到街上屋簷的水流子下面又洗頭、又沖澡，也有人拿扁擔、水桶來接水的。更有全家就聚在自家的屋簷下集體沖澡的，多方便，今晚全家都不用打水洗澡就可以上床了。事實上，這麼多年來，我到過的這些國家及住過的平常人家，沒聽說過有那個家庭為洗澡還特別燒開水的。當我們有團員跟人家要熱水洗澡時，他們無不瞪著大眼想：「哇，這些客人真難侍候啊。」這要在台灣，家長們早就叫孩子們快進屋子，別給雨淋到免得著涼感冒了。



我為這個村怎感恩，因為再五天晴天他們又要忙著收割莊稼了，也相信那時候村子裡必會有人記得：最後的那陣雨是一個來自台灣的牧師求(帶)來的！這期的豐收也是神的賜與。

### 鄰村竟然有克倫族的浸信會

大雨過後，村中領導們又帶著我與撒母耳弟兄搭小船往西北方向的河道上

湖，河寬約四十米，竟然也有一座橋橫跨著。約在三四公里處登岸，從一個簡陋的碾米廠通過，再走一段小徑有幾小段是以椰子樹幹搭的不像橋不像路的。踩著上面彷彿是走鋼索又像是踩著滾木，總有人在旁扶著我，有一段路還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翁扶著我這個六旬半的次老翁。有點慚愧倒是真的！見到了牧師，名叫 Saw Robinson，已在此牧會二十年，近百會友有緬族、克倫族、印度人。教堂建築之規模依當地標準應屬中上，聚會人數約在三十人。依我看此處離人煙處甚遠，難怪他要給自己取名叫「魯賓遜」了。



由於這一大片地區約有六萬人口，加上前年決志的幾位村領導有一人稍後竟然答覆我：「我們覺得宗教都是一樣對人有好處的。」弦外之音是繼續當個佛教徒也是不錯的。那晚我告訴他們：「生命和靈魂的方向一但錯了，就像是太空船想要到達某個銀河，即使角度僅誤差 0.01 度，就可能飛到另一個銀河，你們知道這有多嚴重嗎！？」「你們不要以為信什麼都好、都可以。今天 神差我來你們的村子，而不是到別的村子。 神藉著 MPPA 將我們帶到你們中間幫助你們，而不是到別的村子去幫助別人。所以，我既然來了，今天你們也看到 神聽了我的禱告，就在你們的田裡等許久卻得不到雨之時，祂把好大一陣的雨賜給你們。不是昨天降雨，也不是等到明天才降雨，就在今天，趁著我來的時候降雨給你們。」「現在，我絕對有資格在你們面前自稱是你們的師父(Master)，若是我明年再來，我一定要為你們上有關真 神的課，讓你們更認識祂。你們要不要來上我的課？」他們紛紛點頭，並已約定在明年三月中、下旬農閒時，可以帶幾個人過來幫助他們。



還有一件事，為我再回去加上另一個理由。前兩次到訪都未曾見到，此回竟然從與大伙見面開始，就注意到有一個長得還真有點像成龍弟弟的村民，也在村子領導人當中。因忙著在聽別人或說明或介紹什麼的，直到用晚餐時，他又坐在我的右前方。終於有人對我說：「曾牧師，您知道我們中間有一個中國人嗎？」我一聽，立刻指著他說：「莫非是他？」又轉過臉來用中文問這位像成龍弟弟的：「你是中國人嗎？」見他沒回應；乃再用英語：「Are you Chinese?」他竟然顯得靦腆地紅了臉，用緬語跟我說(透過撒母耳弟兄翻譯)：「我是中國人沒錯，但連我的父親都是在緬甸生的，他已經過世。我已經不會說華語，我是北京人姓林名叫 Momau，先祖搬到福建，後來移民到緬甸。我在香港有一位叔叔，但是已經完全失聯。」



我問他，在村子裡生活還好嗎？旁邊的人告訴我：他是與村長一起開碾米廠的。(我去過那個廠，規模在附近應該是較大的，雖然看來還是相當簡陋)，所以，生活算是過得不錯。我當場告訴他：「我還要再回來看你，因為你是我的骨肉至親。」當晚搭 9:30 的大船回仰光時，他還與眾人送我到碼頭，又牽我的手走過船板登上了船。坐的是雙層甲板的艙房，每格可睡三至四人，竟也有睡到一家六口的。臨別，我再次告訴眾人：「我會再帶人回來看你們的。」



回到仰光已是 6/7 週一東方將魚肚白的四點半。幾天折騰下來，加上連著幾天沒睡好，都是半夜或四五點就得起床準備出門。又是冷氣房、街頭熱空氣交替沖著身子，結果是中暑加上感冒。直到 6/9 週三上午，撒母耳弟兄送我到機場，

他什麼事也沒有，我卻已全身筋酸骨軟、眼花目眩了。還好隨身帶著台灣的感冒藥終於派上用場，兩頭的機場都沒驗出我的體溫。僅有在回家後，師母不忍心我睡客廳，當晚就把感冒藥當禮物送給她了。 (完稿於 2010,6,21/12:05)

(若對緬甸事工有感動奉獻，歡迎郵局劃撥：00009748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浸信會聯會，或上網 <http://www.twbap.org.tw>；或來電曾牧師：0936925978--[jtsze@ms5.hinet.net](mailto:jtsze@ms5.hinet.net))